

梅がえにさへづる春のあしたよりなほめづらしきほと、ぎすかな

〔鷺峯文集六十〕鷺鶻爭奇

某年四月某日、陽軒主人開南榮、倚淨几、愛夏日之長、待凱風之吹、時聞杜鵑殘鶻交啼於庭樹、毛穎子進曰、主人解二鳥語乎、曰我非治長何為解之、穎曰、我為主人記之、曰諾、略、中

鶻叫曰、略、中我元是蜀帝魂也、其先出自黃帝、經夏殷周以至杜宇、號望帝、大開蜀地、既而得鼈令為相、以有鑿巫峽、通水之功、而禪其國於彼、遂自隱焉、其德之高、竊比舜禹之禪繼、且夫漢高之洪業、起自巴蜀、昭烈之垂統、峙鼎足之勢、皆是我之餘風也、故化為鶻、寄巢於群鳥、無敢噴者、皆為餒哺、況我卵雖入汝巢、能奉養之乎、猶不失至尊之義、有守君臣之禮乎、汝自負為詩人、被稱其詩人無過於子美者、未聞子美見汝常再拜、然則汝何望我乎、幸免海棠花下之金彈、謹勿多言也、鶻丁寧語曰、略、中司空曙謂養雖不能自哺、亦足為愚蒙、若以為至尊、則鳩拙不能營巢、亦是帝魂乎、唯恐被貶鼠笑也、且夫望帝化鶻、許叔重始言之、其真偽何以證之乎、唯是尋常微細物乎、未可知也、我曾頽頽於禁苑、唐帝呼為金衣公子、其名既顯重、且黃袍者天子之服、而宋祖之所著也、是我生而貴也、況爾雅謂皇黃鳥、以皇為我名、若假為美稱、則其尊不可加焉、所以非望帝之所能及也、子美之再拜者、蓋其比興之一端有所託乎、非汝之所知焉、然汝以彼之所言為榮乎、孰與我被載於國風小雅歟、既不見於經、則何與我相抗乎、宜緘口、貴人庭樹之金彈、不可饒殆哉、略、下

杜鵑雜載

〔萬葉集二〕相聞辛統持于吉野宮時、弓削皇子贈與額田王歌一首

古爾戀流鳥鳴、弓弦葉乃三井能上從鳴渡遊久

額田王奉和歌一首

古爾戀良武鳥者、霍公鳥蓋哉鳴之、吾戀流其騰

〔萬葉集十八〕獨居幄裏遙聞霍公鳥喧作歌一首并短歌